

姚瑞中

一個青年藝術家的尋根狀態

The drifting portrait of an artist as a young man

點上一根CATIER，無意識望向天空。不久，雲開始移動。尼古丁隨著血液飄遊，輕微的暈眩中，彷彿看見自己的腦浮在半空。

虛無中飄浮的腦，底部長出尖爪，想抓住一個可以固定的軀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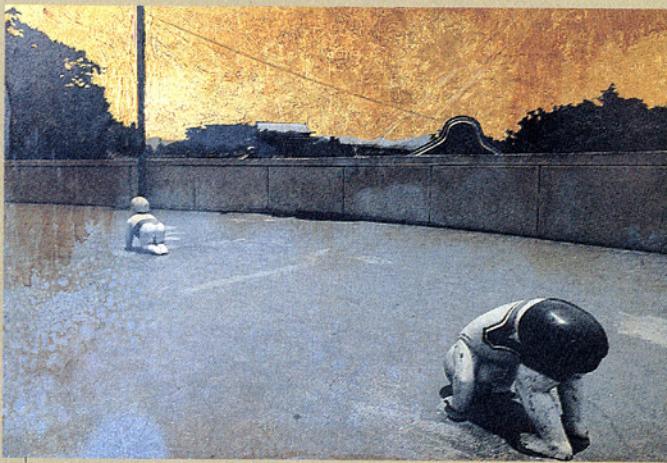
疏離的哀傷

蘆洲長安街五層公寓頂樓，悶熱的空氣在有點空洞的房間裡彷彿密度降低，時間滯留。迎面映入姚瑞中的〈人外人〉系列，兩個假人小孩在無人天台前滾翻，荒蕪的遊樂景象。攝影師認出是兒童育樂中心昨日世界的屋頂。姚說：「這是幾年前到處亂晃時拍的，我發現台灣到處都是人造的假人形象，我覺得這樣的世界很空洞、很孤寂。」

從過去找到現代

姚瑞中與朋友合租的工作室客廳，書架佔據一整面牆，滿滿的美術雜誌、叢書及各種論述、小說；房間裡的公文櫃，收藏整理得井然有序的作品底片及剪報，只要一提到某個系列作品，馬上可以翻出來看。一度覺得自己快被堆疊的照片和報導淹沒。

「我很喜歡研究別人在作什麼。」說著，姚瑞中抽出一張手寫的台灣裝置藝術家名單，大概有一百多人。從復興美工考進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理論組，姚瑞中發現學校教的東西並不是自己想要的，於是埋首圖書館、舊書攤，



發現Duchamp、Yves Klein等人，從此自顧自窮究起前衛藝術。另闢蹊徑寫了畢業論文「物品藝術中的異質合成現象」，還以「遙亦」為筆名在現代美術發表數萬字對台灣及大陸前衛藝術的評論，用功得令人感動。

一點也不統一的印象

循著姚瑞中詳盡的作品年表，輕易的找出許多關於他和作品的報導，卻怎麼也拼湊不出眼前簡單而友善的青年，只印證他還養著貓。對他的印象與作品完全不一樣，可以說是輕鬆而溫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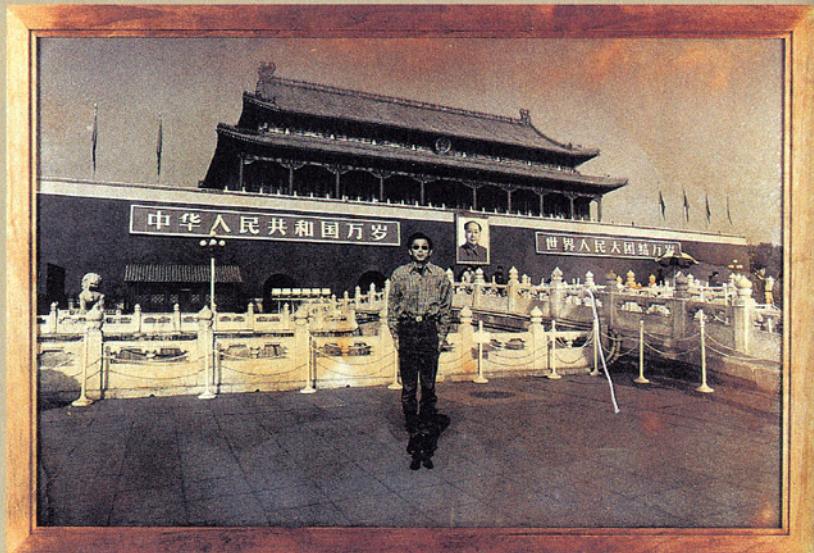
沒有太多關於創作的剖析。不過姚瑞中聊起一些生活中有趣的事蹟，就自然而然和創作扯上關係。

他大學時除了上圖書館，其他時間都四處遊蕩，組登山社帶著相機登百岳。在城市邊境及荒野間不斷看到人的殘跡，於是有了〈介入〉及之後的〈人外人〉、〈天外天〉系列：

94年入伍，晚上在軍中KTV賣滷肉飯給軍官，有空時就畫畫，加上完整收集的軍中文件，發展出〈反攻大陸序篇、入伍篇〉；

96年退伍後，搭火車從南到北訪問中國的裝置藝術家，在車站先後遭遇盲流與高幹，順道做〈反攻大陸行動篇〉；

97年參加威尼斯雙年展，也偶而接受補助到國外遊蕩，於是想到在台灣人常去朝聖的觀光勝地、中國城牌坊，找來各國人種一同向殖民文化投降。



反攻大陸行動：行動篇 北京天安門前 照片 107×157，1997／姚瑞中提供

你習慣性脫離常軌，遊蕩在城市邊境，注視著與己無干的風景。

關閉機車引擎，讓攝影機代替你的眼睛，抽離出經意識組合後的畫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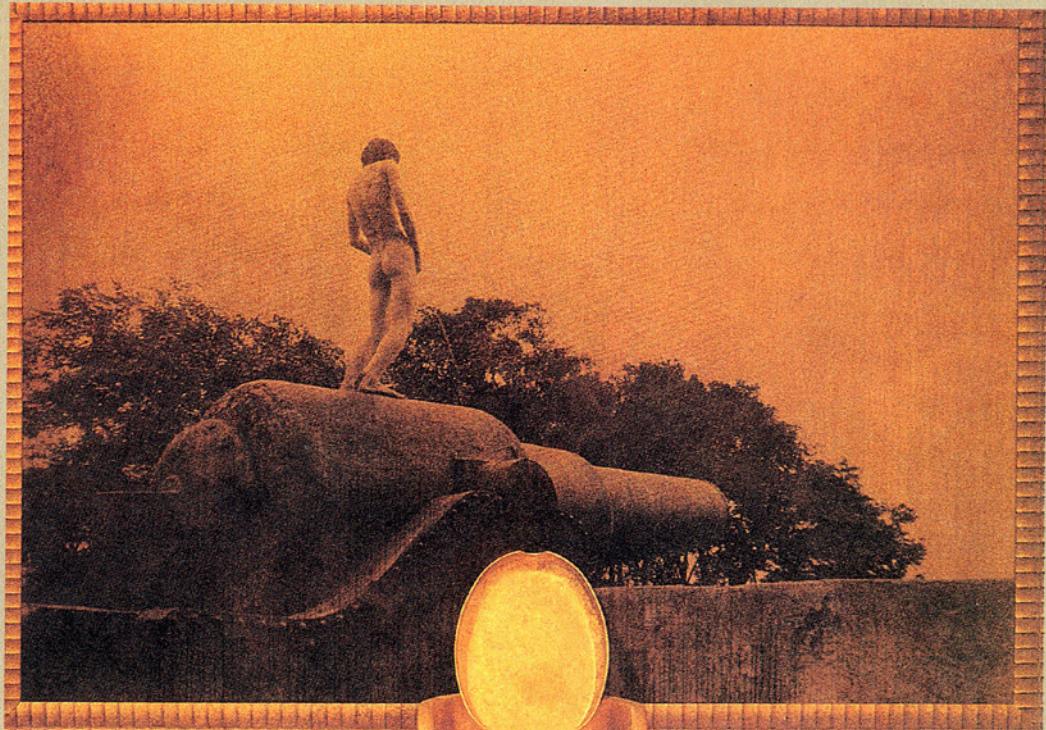
這個城市沒有童話，想像貧乏，無處解脫。

你遠離人群，卻在最荒僻處看到人的殘跡。

飛離這塊土地，卻又懷念起城市紛雜的熟悉。

你從小旁觀這個世界異質交融，突兀繽紛。

不曾佔領、不想反攻，只以最荒謬的姿勢重複著這個世界的荒謬。



土地測量系列：1994本土佔領行動
6之6：國民政府時代(1945.10.17-)
登陸地點—基隆港／姚瑞中提供

前衛的虛無

第一眼看到姚瑞中的作品，直覺有一種式的反省，讓人會心一笑。

從〈土地測量系列：本土佔領行動〉、〈歷史測量系列：反攻大陸行動〉到〈天下為公〉，他觀察著台灣的歷史現實，用不太晦澀難解的形式，精確解構了他所謂"shitsotry"的虛幻意識。看似嘲笑，卻更接近荒謬、虛無與孤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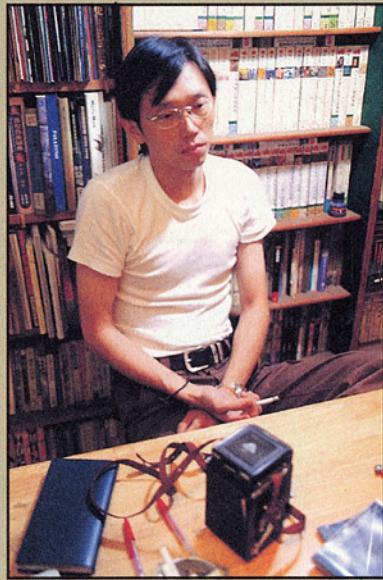
但當看到姚瑞中寫著：「……關於歸處，以無盡的放逐與孤獨自語；而歷史如風，比嘴角的微笑還輕。」他所指涉的狀態，毋寧是帶著點悲哀、無奈的關切，而非僅止於事不干己的挪用與嘲諷。

「有人說我的作品有政治性，其實哪有？我的作品裡從來沒有出現政治圖騰。你要說政治，台灣到處都是政治，你不覺得嗎？直接挪用圖騰看起來好像很炫，可是卻跟自己的經驗脫節。我的作品都是我自己經驗裡的東西，是我構想很久才作出

來的。」姚瑞中從大一開始記手札，一有想法就寫下來，看到好的東西就收集起來，這是他最原始的創作。到現在累積了二十幾本，很多作品的概念都從這裡整理發展出來。

浪漫的苦悶

他不諱言藝術工作者的現實壓力，言談中也感受得到年近三十無以言喻的徬徨與焦慮。問到現實問題很大、很嚴重，那還要不要繼續創作下去？他不假思索的回答：「會啊！怎麼不會？要頑強的跟現實對抗。」感覺很好的口氣。



也許生活現實縈繞不去，無法完全脫離，又不願匍匐下地，於是飄浮。

快滿三十，即將擺脫世紀末的喧囂華麗，青年藝術家又會進入怎樣的狀態？讓人有點期待。

END

←《天外天》系列之一／姚瑞中提供

